

以内政为轴心的外交

——普京时期俄罗斯对中东外交政策评析

邵丽英^{*}

内容提要 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由上一时代以意识形态为轴心变为以内政为轴心，且由于国际关系总体体系的变动和可动用外交政策资源的约束，俄罗斯外交政策呈现出平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点。基于这一外交原则，这期间俄罗斯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形成了5种类型，即：改变政权性质型；战略盟友型；外交筹码型；角色不确定型；普通经贸型。这些政策类型对于我们预测较短时期内俄罗斯与中东各国的关系有所帮助。但从长远角度看，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必将以某种稳定的新国际关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而结束后冷战时代，中东地区在俄罗斯试图主导的国际关系新体系中的地位还充满变数，值得我们适时观察。

关键词 普京 外交原则 俄罗斯 中东 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 邵丽英，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西安 710069）。

普京的外交原则

1999年12月31日，当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那支签字笔和一句“珍惜俄罗斯”的叮咛时，同时也接受了叶利钦留下的可怜的外交遗产，盘点手头的对外政策资源，除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国际资源外，其余的都是国内资源，如核大国地位、自然资源储备、领土面积、历史遗产、居民受教育程度等。没有国际战略空间，也无可用的国际外交政策资源，面临俄罗斯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这样一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这就是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出发点，这便决定了普京只能以内政为轴心来制定外交政策。不过，在普京接受的外交遗产中也有积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外交领域中现实主义思想的苏醒。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一直实行的是以意识形态为主轴的外交政策，他们迷信所谓人类普适性的价值观：自由、民主、人权等，以此作为一切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但在叶利钦执政后期，他似乎逐渐省悟到了这些原则可能只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用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非他们制定外交政策的实际原则，1998年金融危机和1999年科索沃危机使俄罗斯发现美国人的冷战思维仍根深蒂固，并起着强大的作用，他们似乎从来不按自己所说的那些人类普适性原则处理外交问题。重新思考俄罗斯的民族利益是叶利钦留给普京的痛苦但最有价值的外交思想资源。

当然，在思考外交问题时，普京有其自我的主体性优势：曾常年驻外工作使其熟谙西方世界，没有叶利钦那种雾里看花的新奇和艳羡；曾经从事严谨的特工职业使他事实上远离和淡漠了各种意识形

^{*}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阶段性成果。

参见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著：《俄罗斯战略：总统的议事日程》，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参见林军著：《俄罗斯外交史稿》，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态，习惯于从事实出发，按职业要求思考问题；还有他独特犀利的思考能力。这些主客观要素的结合形成了他的外交原则。

（一）收敛帝国抱负，弄清本民族利益所在

所谓收敛帝国抱负，实际上是承认苏联时期的国际战略空间已完全丧失的现实，着眼于俄联邦这个现实，重新定义俄罗斯的利益。即集中精力搞好俄罗斯的事。只有俄罗斯实现了经济强大，人民富裕，才能使俄罗斯真正回复到“伟大”的国家。

（二）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优先考虑能否满足俄罗斯国家利益

普京自上台以来一贯强调制定外交政策时优先考虑俄罗斯国内利益。2000年6月28日他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中规定：“俄罗斯外交方针至高无上的方向是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为此要致力于实现的根本目标中，“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其主权和领土完整”排在第一位。2004年他连任总统后，再次明确重申，外交对内政、对国内经济发展应处于“从属和服务地位。”普京所谓的内政，其实主要就是两条：一是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二是发展经济。所有的外交事务均应围绕这两个轴心运转，凡是与这两个轴心关联不大的，就只持被动应付的态度。

（三）放弃冷战思维，不用对抗性手段处理外交问题，不付与所得不相匹配的高昂代价

冷战结束了，而且是当时苏联人主动结束的，对这一点俄罗斯人比美国人的意识更为明确，所以，在外交上，他们身体力行地放弃那种动辄以武力相恫吓，以争夺地缘政治空间为目标的冷战思维。遗憾的是美国人并不如此认为，他们固执地依靠自己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推行单边主义的政策。对此，俄罗斯也坚定地推行自己的非冷战主义的“单边思维”，不发表过于强硬、事实上又做不到的外交言论，最大限度地避免发生冲突。如果不是为了国内利益，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基本不使用武力，当然，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上，则绝不妥协地使用武力，将战争进行到底，甚至在境外也不惜动用武力。但是，不会再为所谓国际利益而卷入冲突。

（四）不设置僵化的体系目标，按“有选择参与”的构想，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

普京除了明确以内政为轴心的原则外，没有设立任何固定而明确的体系化目标。因此，让许多分析家无从把握俄罗斯政策的走向。他们发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积极和充满活力的，但都没有明确的优先方向定位”。整个普京时期的外交呈现出一种平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色。所谓平行主义，是指普京似乎均等地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忽而亲美，忽而亲欧，忽而亲中，看不出俄罗斯的亲疏远近；所谓机会主义，是指他抓住任何一起突发事件，能迅速地改变外交政策，扭转外交局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俄罗斯对美国九一一事件的利用，普京主动向美国表示支持，其速度之快、态度之诚，出人意料，此举不仅扭转了美俄两国自科索沃危机以来的冷淡关系，而且为普京在国内放开手脚反恐赢得了空前良好的国际环境。这种捕捉机会的能力在整个从苏联到俄罗斯的外交史上是少有的。

在外交手段上，普京放弃了苏联在冷战时期惯用的经济援助和武力支持手段，选择了更适合这个时代的新手段。实践证明，这些新手段在主动性和有效性上并不比经济援助和武力支持差。最有代表性的是将宗教作为外交手段来使用，明显地是借用了意图分裂俄罗斯的国际势力的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针对伊斯兰教中的一些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以宗教为名，支持俄罗斯国内车臣恐怖主义分子的事实，2003年在马来西亚做客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时，普京竟表示俄罗斯要参加这一组织。传统上没人将俄罗斯作为伊斯兰国家，普京此举旨在主动表明俄罗斯对伊斯兰教的尊重与重

参见《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参见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通报》，莫斯科，2000年第8期，第3页。

周志淳编著：《再看普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参见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著：前引书，第62页。

〔俄罗斯〕罗伊·麦德维杰夫著：《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视，以进取的态势参与到伊斯兰世界中，这让那些以宗教为名支持恐怖组织的人有釜底抽薪之感。

中东在俄罗斯外交战略中的地位

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对外战略有 3 个重点区域，即独联体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亚太国家。这里有一种明显的以富贵论亲疏的倾向，中东地区被当做可有可无的因素而边缘化了。普京执政后，在所有的外交文件中，除了坚持独联体国家是外交重点区域外，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分轩輊，一概同等视之，即如前所言，持一种平行主义的态度，完全视各国对俄罗斯内政的实际作用而言。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对俄罗斯内政最有影响的除了独联体国家和西方强国外，穆斯林国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亚太国家。独联体中亚五国 5 000 万人口中，有 4 200 万穆斯林。俄罗斯国内有 1 800 万 2 000 万穆斯林，且呈增长态势。这种人口事实迫使俄罗斯非常重视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而最有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就集中分布在中东地区。用以内政为轴心的外交原则来考察中东地区的宗教、地缘政治、资源等诸要素，能清楚地看出俄罗斯在中东外交的目的。

（一）优化反恐环境

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是车臣恐怖主义分子，而对车臣的支援主要来自中东的阿富汗等国家。所以，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外交的首要目的是切断国外势力对车臣恐怖分子的支持，为俄罗斯国内反恐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保证南部“弧形带”的安全

从中亚经中东的北部和高加索直到巴尔干，构成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南部弧形带。俄罗斯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南部地区的非传统威胁与国际恐怖主义有联系，使该地区对俄罗斯造成的军事威胁重于西方。而中东各国与这个“弧形带”或者有地缘政治联系，或者有宗教及组织上的联系，是构成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现实力量。因此，处理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有助于减轻来自南部的军事威胁。

（三）全球外交的筹码

由于中东地区在全球具有特殊的能源和政治地位，所以，中东国家在必要时可以作为制约西方世界，特别是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来使用。俄罗斯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认为，在中东的外交存在可使俄罗斯在新的国际关系整合及能源交易中得到“额外的王牌”。

（四）重组国际关系新体系的变数

俄罗斯的外交智囊判断，当前的国际形势既不是“单极”世界，也不是传统的“多极”世界，“而是多层次、快速变化的国际和国家间体系”，事实上是处于旧国际关系体系解体、新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未来会有新的国际体系出现。中东地区诸国在未来新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不会是可有可无的角色，世界体系的改变必有中东国家的参与，因此，俄罗斯外交应未雨绸缪，保证在这些地区的外交存在，以便在未来的形势变化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先机。

（五）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力量

俄罗斯现行外交政策把促进国内经济复苏和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中东各国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存在互补性，是俄罗斯主要的军火市场。发展同中东各国的经贸联系，有助于刺激俄罗斯国防工业的复苏与发展，从而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需要强调的是，中东国家的特殊情况常使俄罗斯陷入两难境地，即有些国家的政治倾向是反美的，如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现

参见林军著：前引书，第 497498 页。

〔俄罗斯〕巴·维·尼古拉耶维奇著：《俄美在中东政治进程中的影响》，莫斯科，2003 年，第 121 页。

〔俄罗斯〕巴·维·尼古拉耶维奇著：前引书，第 118 页。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著：前引书，第 42 页。

在的伊朗等，但同时也与俄罗斯内部的恐怖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与美国讨价还价的需要，俄罗斯会向这些国家示好，在一些事务上对它们表示支持，但若支持超出一般程度，又会导致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猖獗。一旦出现这种两难情况，俄罗斯会毫不犹豫地贯彻外交从属于内政的要求，放弃与美国讨价还价，甚至不惜付出其他代价，共同遏制那些支持其国内恐怖势力的国家。

俄罗斯对中东政策类型分析

普京执政6年间，俄罗斯对中东的政策及实施效果已显现出类型化特征，即针对中东各国不同的国情，理性地判断它们能给俄罗斯内政带来的利益，采取不同的外交手段，以达到初始设计的目的。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将普京时期俄罗斯对中东诸国的政策划分为下列5种类型：

（一）改变政权性质型——阿富汗

对于严重威胁到俄罗斯国内安全的国家，俄罗斯是想采取改变这类国家国内政权的方法来保障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但今非昔比，俄罗斯已无力像苏联时期那样在国外大规模部署部队。不过，普京政权善于捕捉机会，抓住九一一事件带来的契机，配合美国，改变了对本国内安全最具威胁性的阿富汗政权的性质，为国内反恐创造了最有力的条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以本·拉登为代表的一大批有强烈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来到阿富汗，以阿富汗为基地，将他们的思想和人员向全球渗透。俄联邦内的车臣分离主义分子与拉登集团和塔利班关系密切，许多车臣恐怖分子即是由拉登集团培训的，如巴萨耶夫、哈塔卜等。塔利班的领袖奥马尔更是在媒体上公然支持车臣叛军，且为其提供军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发誓要消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俄罗斯抓住此有利机会，大力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向亲俄的阿富汗“北方联盟”提供了4000万~7000万美元军援，配备了俄制重装甲装备的“北方联盟”军队在配合美军地面作战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俄罗斯在战后阿富汗政权重组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俄罗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即让美国进入其南部腹地——中亚地区。以反恐为由，美国先后向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派遣了部队，同时取得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领空的使用权。作为应对措施，俄罗斯也向这些国家派出了部队。所谓有得就有失，俄罗斯虽借助美国之手除掉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这个心腹大患，但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的存在，使俄罗斯南部安全形势更为复杂，而且影响着独联体的稳定。中亚各国会拿美国作筹码，与俄罗斯讨价还价。俄罗斯对此也不敢掉以轻心。

重组后的阿富汗政权中，最初亲俄的“北方联盟”还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包揽了武力部门的部长职位。但2002年5月，“北方联盟”让出了内务部长的职务后影响逐渐式微。目前阿富汗北方局势相对稳定，但塔利班的残余势力仍在阿富汗南部活动。2006年7月31日，美军将阿富汗南部的指挥权移交给北约。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理查德表示，北约部队在阿富汗南部军事行动的重点将是保证边境安全，为和平重建提供保障，北约将侧重建立军事基地，而不是追击塔利班武装分子。这说明美国和北约尚未对塔利班武装赶尽杀绝，阿富汗依然是未来国际形势中充满变数的国家。

（二）战略盟友型——叙利亚

叙利亚在冷战时期就是苏联在中东的主要盟国，在苏联解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俄罗斯没有重续前缘，双方关系较为平淡。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中，叙俄关系迅速升温，朝着一种战略盟友的方向发展。2005年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案发生后，在案件调查迟迟无果的情况下，美、法、英三国向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散发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叙利亚在联合国调查哈里里遇害案过程中给予全程配合，并拘留涉嫌此案的叙利亚官员，否则将考虑对叙利亚实施经济或外交制裁。就在美国等国

参见冯绍雷、相兰欣主编：《普京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发出制裁威胁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卡梅宁明确表示：俄罗斯反对制裁叙利亚，并将采取一些必要行动阻止制裁措施。在俄罗斯的努力下，三国拟定的制裁叙利亚的决议草案最终被收回。叙利亚还一直是俄罗斯的军火采购大户，2006年5月前后同俄罗斯签署了购买2架伊尔96-300、1架VIP型伊尔96-300、4架图-204飞机的协议，很可能用于军事运输。2006年7月，又传出俄罗斯在叙利亚两大港口城市拉塔基亚、塔尔图斯兴建军事设施的消息，这个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叙利亚海军力量十分薄弱，只有4000人。装备是2艘苏联时代的“别佳级”小型护卫舰和12艘导弹艇，此外有25架旧的海岸观察和反潜直升机，叙利亚有通过俄罗斯海军进驻协防海洋安全的内在需求。对俄罗斯而言，一旦此举真的实现，将是个重大的战略收获，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将摆脱黑海海峡的限制，直接进入地中海，成为“地中海舰队”，从而能加强对南欧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能力。由此不难看出，俄叙两国关系将向一种准军事盟友的方向发展。

（三）外交筹码型——伊拉克、伊朗

外交筹码型国家指当这些国家的某些政策和作法激怒了西方世界，西方国家试图用外交或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时，俄罗斯把它们当做一张外交牌来使用。不过，在这种多重外交博弈中，被当做筹码的国家很容易成为牺牲品，伊拉克即是一例。

事实上，对经过两次海湾战争的伊拉克，俄罗斯的兴趣一直不大，倒是伊拉克急于将俄罗斯拉下水，所以频频向俄罗斯示好。在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伊拉克最大的一份石油出口合同给了俄罗斯，该项合同价值总额达13亿美元。2002年9月，伊拉克又向俄罗斯抛出价值400亿美元的60多个合作项目。在这种诱惑下，俄罗斯在联合国中为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做了些工作，在美国动辄声称要对伊拉克动武的时候，俄罗斯一般是表示反对和谴责的。但到了美国决心要推翻萨达姆政权时，俄罗斯还是把伊拉克当做牺牲品抛了出去，以换取美国对伊拉克在国内反恐问题上的支持。尽管俄罗斯当时和法、德组成了“反战铁三角”，但主要是对国内民众做做样子，其态度远不如北约内部的法、德两国坚决。正如俄罗斯外长事后所言：“在解决伊拉克危机的方式方面，俄美战略利益的共同点高于战术分歧。”美国对俄罗斯的实质立场也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在战争胜利后美国对法、德两国的报复比较明显，对俄罗斯则持令人意外的理解态度。布什在和普京通电话时还表示，欢迎俄罗斯在伊拉克重建中发挥作用，这种手法被当时媒体称为：惩罚法国，忽略德国，原谅俄罗斯。

伊朗是俄罗斯的另一个外交筹码。由于地缘政治和历史因素，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俄罗斯对伊朗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直保持警惕。但从伊朗方面看，伊朗看到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对伊朗地缘政治的威胁已大大降低，现在的俄罗斯已不是当时的苏联，可能随时进攻伊朗，而是希望伊朗别给俄罗斯在国内和中亚地区添乱。所以，伊朗主动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伊朗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保持克制，绝不向俄罗斯的利益发起挑战，双边关系逐渐升温，特别是在核问题上有较深入的合作。伊朗的布什尔核电厂工程最初是与德国签订的合同，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迫使德国放弃，俄罗斯随后接手。但1995年叶利钦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停止履行合同。普京就任总统后当年就恢复了与伊朗的合作，2002年12月26日，俄、伊两国在德黑兰签署了一项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议定书。此举引起美国十分不满，自2003年4月打完伊拉克后，美国就不断以伊朗的核问题“为由”，威胁伊朗如果不取消其核计划，美国将采取制裁行动。

事实上，俄罗斯也绝不愿意伊朗拥有核武器。俄罗斯介入伊朗的核项目，目的之一是借机了解伊朗核计划的详细内幕；另一个目的是作为外交筹码，在必要时与美国做交易。2006年7月31日，在俄罗斯的同意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伊朗在8月31日以前中止其核活动。

俄罗斯对伊朗的军援也十分有限，在美国指责俄罗斯对伊朗的军售中，有很多是捕风捉影。苏霍

参见李云：《叙利亚——黑海舰队的新家》，载《兵工科技》，2006年第9期，第14页。

冯绍雷、相兰欣主编：前引书，第424页。

伊公司曾被指责向伊朗出售武器，该公司副总裁表示：“在最近8年中，我们连个螺丝钉都没向伊朗提供过！”在伊朗2006年3月举行的“伟大先知”军事演习和同年4月举行的建军阅兵式上，军事装备专家在对伊朗展示的各种新式武器进行分析后发现并没有多少俄罗斯先进技术的影子，而主要是伊朗本国研发的装备，这说明俄罗斯在对伊朗的军火销售上是留了一手的。

不过，在安理会通过了要求伊朗停止核计划的决议后，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就表示，该决议并不包含“自动”实行制裁的威胁，声称俄罗斯不欢迎使用武力，希望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这种态度可能会增强伊朗拒绝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决心，也给俄罗斯的斡旋带来更多的机会。

（四）角色不确定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中最敏感的国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几乎是出自意识形态的原因与以色列复交，因此得罪了阿拉伯盟友，但后来双方关系又趋于平淡。目前，以色列是俄罗斯在中东的第一贸易伙伴国，双方贸易额每年约有5亿美元。另外，以色列约有100万来自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犹太移民，俄罗斯对以色列的科技能力也怀有兴趣。在政治方面，俄罗斯支持美国的中东“路线图计划”，可以说在以色列最为敏感的巴以冲突问题上，俄罗斯是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这些都是双方发展外交的有利基础。但另一方面，以色列对俄罗斯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表示不满，随着俄叙关系的快速升温，以色列表现出的不安也越发强烈。俄罗斯明白，与以色列难以成为最终盟友，且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自己也只能做配角。所以，俄以关系究竟向何种方向发展，有太多不确定因素。

沙特阿拉伯原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也是美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但在2002年以后，俄罗斯已超过沙特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石油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50%以上，石油收入占联邦预算盈余部分的40%。石油出口已是俄罗斯恢复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出口方向上，除了向西欧有关国家、中国等出口石油外，俄罗斯还努力开拓美国市场，卢克石油公司总裁表示，希望在十年内使俄罗斯原油在美国的全部原油进口份额中从不足1%提高到10%~13%。美国也是乐得如此，因为这样可以减轻对沙特的依赖。这种微妙的三角关系使俄罗斯与沙特的关系也进入微妙境地，一方面，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国家希望俄罗斯配合，以稳定国际油价，双方有协调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不是欧佩克成员国，石油出口又对其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沙特十分担心俄罗斯自行其事。在市场方面，双方还有一定的竞争关系，这也使双方的未来关系扑朔迷离。

土耳其在历史上曾与俄罗斯进行过13次大规模战争，地缘政治因素使双方一直存在戒备心理，俄罗斯担心土耳其利用宗教和文化因素影响独联体的中亚和高加索国家。事实上，土耳其也的确有此举动，1996年，土耳其允许车臣人在安卡拉设了一个办事处。做为反制手段，俄罗斯与土耳其内部的分离主义者库尔德人交往密切。土耳其为求自保早已加入北约，因此一向联合西方制衡俄罗斯，在黑海石油之争中，从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杰伊汉输油管线，其目的就是削弱俄罗斯对黑海石油的控制力。不过，土耳其毕竟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穆斯林国家，又受到北约总体战略的制约，在文化上认同欧洲，所以，在总体上持一种理性的温和政策。因此，近年来俄土关系倒也相对平稳。但一旦国际形势有变，处于战略前沿的土耳其势必首当其冲，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尚难预料。

（五）普通经贸类型——埃及

埃及作为中东大国，曾与苏联的关系出现大起大落。普京执政后完全从经贸角度考虑两国关系。2005年4月，普京访问了埃及。这是苏联解体后第一位访问埃及的俄罗斯总统，此前40年中无任何一位苏联或俄罗斯国家元首访问过埃及。在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会谈中，普京提出当年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到了该维护改造的时候，希望俄罗斯能出些力。这是借苏联时期的项目重修旧好，开辟俄埃

《环球时报》，2006年8月8日。

参见〔俄罗斯〕巴·维·尼古拉耶维奇著：前引书，第126页。

〔俄罗斯〕巴·维·尼古拉耶维奇著：前引书，第119页。

经贸活动的新天地。对此，埃及方面给予正面的反应，双方达成有关协议。看来，俄罗斯不会再对埃及存有政治奢望，发展经贸关系可能是未来双方关系发展的主旋律。

如何终结后冷战时代

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各大国间冲突与均衡的最终结果是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如17世纪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和20世纪的雅尔塔体系。一切外交活动自旧体系的崩溃始，到新体系的形成终，形成完整的外交时代特征。当今正是雅尔塔体系解体，新体系尚未形成的时代。因此，各国的外交活动都在试探着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新体系。现在是各国面对自己感受最直接和最强烈的威胁，各自寻找可靠的伙伴重新组建新的安全体系的时候。对俄罗斯来讲，首先要促进独联体的一体化，只有使独联体成为一个稳定的体系，才能实现其外交构想中“在俄罗斯周边构建一个睦邻关系带，以促进邻近俄罗斯联邦地区现有紧张和冲突策源地的消除，并防止出现新的紧张和冲突”的目标。同时，俄罗斯也积极探索参与组建新的国际关系体系，比如积极参加创建上海合作组织，参加八国集团，甚至提出加入北约、加入伊斯兰会议组织等，均是其组建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尝试。在目前俄罗斯试图组建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努力中，中东国家的地位尚不明朗，像与叙利亚这种军事盟友关系也只是若隐若现。未来的变数很多，最大的转折点将可能是完成独联体一体化。只有俄罗斯真正完成了独联体一体化的工作，重组第二战略带的努力才具有现实性。那时，中东国家理所当然地会以某种适当的方式纳入新的体系。但对独联体的前途即使是最乐观的观察家也做不出独联体必将一体化的判断。所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还将持续地处于这种平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状态，俄罗斯与中东之间还会发生出人意料之事。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赵儒林)

参见 [俄罗斯] 阿·阿布扎耶娃：《俄国与伊斯兰世界》，载《中亚与高加索》，瑞典，2006年第2期，第158页。

参见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前引文，第3页。

· 资料库 ·

“韩国与非洲论坛”通过《首尔宣言》

2006年11月79日，为期三天的“韩国与非洲论坛”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这是韩国与非洲国家首次举办论坛。来自非洲2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其主题是“迈向21世纪亚洲和非洲的繁荣”。

与会代表通过了《首尔宣言》。该宣言旨在推动韩国与非洲国家建立友好伙伴关系，以加强相互经济合作。宣言表示，韩国与非洲之间需要增进贸易

及投资往来，建立长期互惠关系。为使韩非论坛发展成为实质性的合作机制，今后将定期举办论坛。韩国政府承诺，将在2008年前，把对非洲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规模增加到目前的3倍，并在今后3年内邀请1000名非洲研修生到韩国接受技术培训。

(资料来源：新华网 2006年11月8日)

(安春英 摘编)

Diplomacy Oriented by the Internal Affairs

Shao Liying

pp 43– 49

Russia's diplomatic policy in Putin's term has turned from the orientation of ideology to that of internal affairs.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available diplomatic resources, Russia's diplomatic policy is characteristic of parallelism and opportunism. Based on such diplomatic principle, Russia's diplomatic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is formed in five types: changing the nature of the regime; making strategic allies; making diplomatic jetton; playing

uncertain roles; establishing commo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hese features can be helpful for us to forecast the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long term,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will end the post cold war time by forming a new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us of the Middle East will be full of variability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system that Russia strives to conduct.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Its Influence

Liang Liping

pp 50– 53

Comparing with the other religions, the tendency and features for Islam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are more apparent. The approach of Islamic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tendency of turning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into that of the state: the first is to seize the state power in the name of religious political party and religious political creed; the second is to strive for the goal of seizing the state power and establishing the religious re-

gimes. As of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nd its effects,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aspects: one hand, Islam has the great power in mobilizing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ength and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ruggl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of some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Islam has greatly influenced not only Islamic world but als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View of Study on the Period Division of Contemporary Sino– African Relations

Zhang Yongpeng

pp 54– 60

Seeing the current studies, major differences in the period divis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ino– African relations can be easily found from researchers and related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methodology of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such perceptions. Dividing historical periods is an integrated and dialectical process, and is a comprehensive process of judgement of th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of the period division of contemporary Sino– African relations development, it should be

specified as three aspects: making clear the principle of division; making definite the judgement angle and criteria; defining the periods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above,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Sino– African rel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starting period; the period of fast developing and laying foundations; the period of adjustmental transition; the period toward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